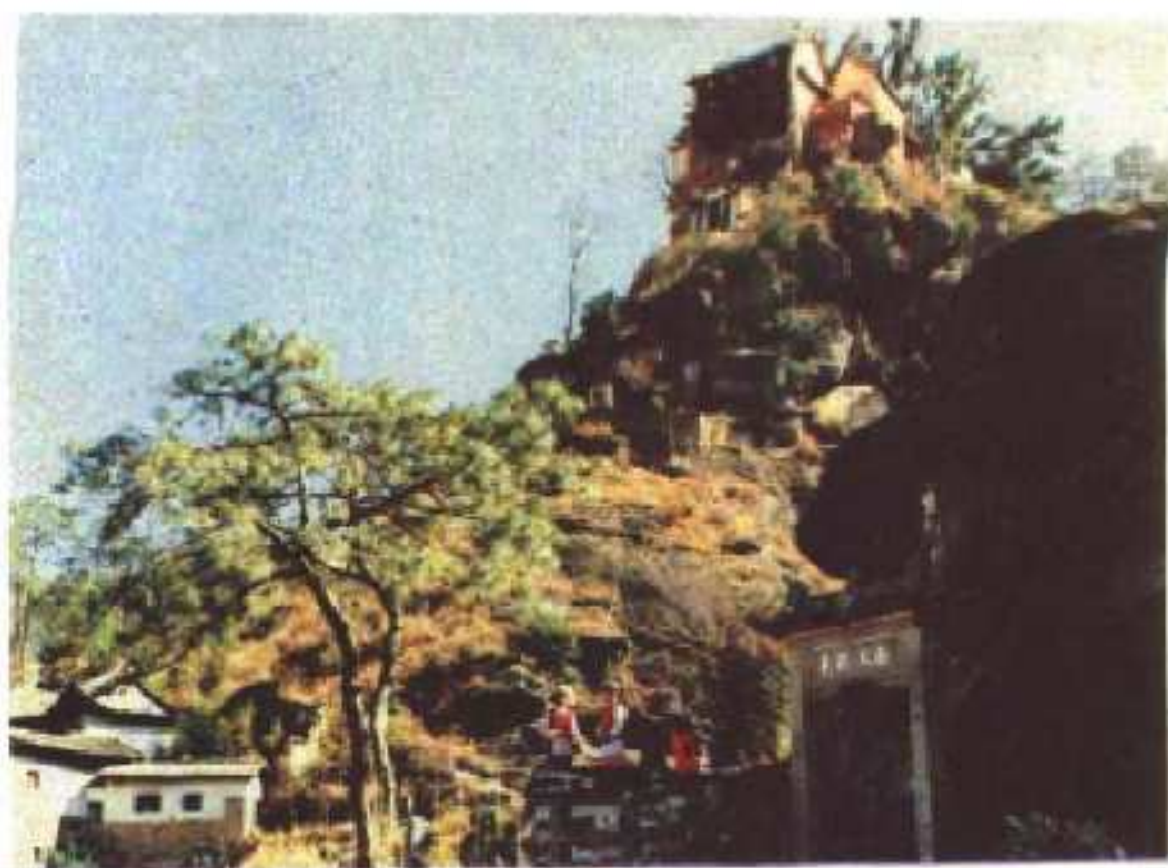


HE228/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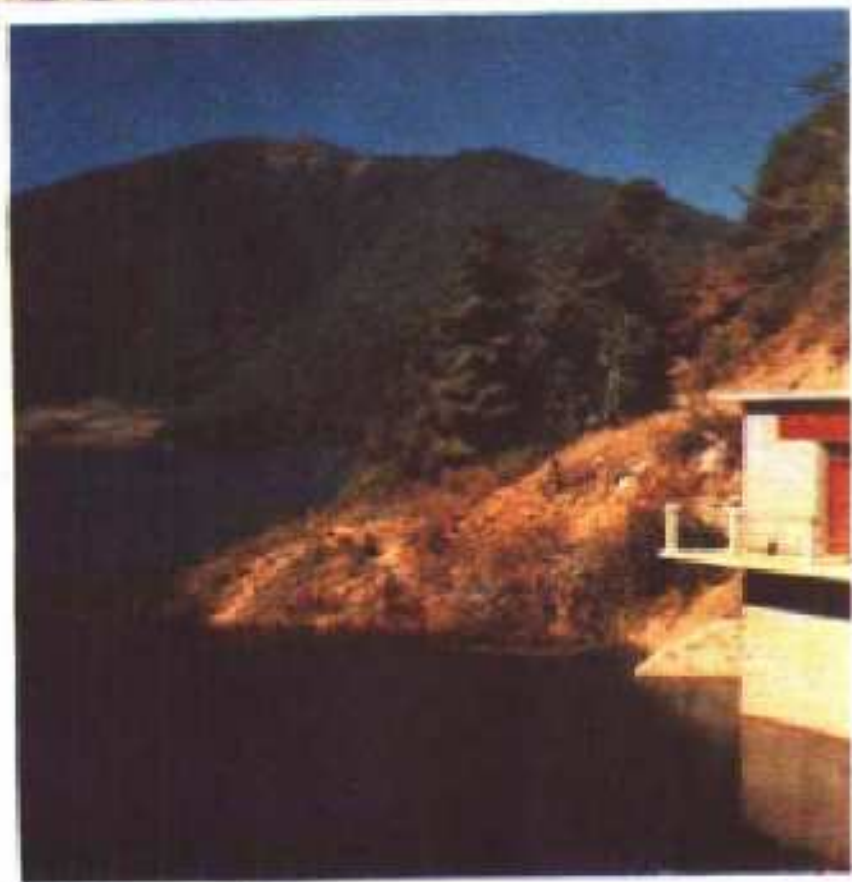


云龙县城



虎头山

天池一角



云 龙 县 文 史 资 料

一 九 八 六 年 · 1 ·

目 录

前 言

云龙的古籍

- 《 云 龙 记 往 》 (1)
- 《 云 龙 记 往 》 概 况 (14)
- 董 善 庆 与 《 云 龙 记 往 》 (18)
- 治 云 要 策 详 (22)
- 学 务、实 业、开 沟 灌 田、提 倡 漕 涧 垦 荒 示、漕 涧 垦
出 田 详、司 法 (26)

古 籍 中 的 云 龙

- 古 籍 中 的 云 龙 (41)

关于云龙的阿昌族问题·····	(57)
-----------------	--------

重要金石

建城碑记·····	(62)
明季浩封世守漕涧武节将军墓志铭·····	(64)
彩云书院碑记·····	(67)
修建学宫碑记·····	(69)

历史人物

马锦文·····	(72)
丁润身传略·····	(73)

古代诗文

黄桂：《黑水辨》·····	(76)
杨文奎：《黑水辨引》·····	(78)
黄桂：《沧江赋》·····	(81)
毛絃：《澜沧江》·····	(83)
马锦文：《调寄浪淘沙》·····	(84)
杨名颺：《虎头文笔》·····	(84)
尹陈谟：《澜沧江飞龙桥长联》·····	(85)

回忆录

我所经历的几次匪患·····	(88)
----------------	--------

回忆云龙的解放.....	(9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云龙县第一届委员名录	(96)
征稿启事.....	(98)

云 龙 记 往 叙

董善庆

州志创于明朝天启间知州黔人周宪章，成于我朝雍正三韩陈希芳详且备矣，然朔始不详，元以上以其地夷也，未通于汉也。余抵仕读志，复访诸吏，吏进一册曰：《云龙野史》，无作者姓名或段落，不成篇幅，且句有俚俗，字多为谬，似传袭之误。其自明初及我朝康熙四十六年，记段保子孙世职，皆编年体，间有州志不及载者，至桂王据滇吴逆僭号时，段氏职升降无可取，宜从删，其纪明以前，所拟世代始末迄元，已迁六百余年，则此地洪荒初辟，未通于汉，并未通于蒙诏时之人与事也。

州境入版图，肇自明季，我国家教养百余年，礼乐刑政始遍山陬。前此野夷生长，未沐王化，亦何足记。然有境即有人，有人即有长，其能雄长一方，夷众威服者，非必皆势力揖之也。其孝义贞烈之得于性天者，虽不尽合乎中庸之道，而以之励俗则有余，其与左氏内外传所载，司马氏史所记著，间有合焉，是不可以不记，爰不揣固陋，为之删其繁芜，移其段落，联其篇幅，文其字句，分为易野，四野史之名，颜曰记往，以示不足当史之意。册成，访之州人，始知

作者为董善庆，康熙四十九年岁贡生，世居三七村，好读书、访古，此其得之故老传闻而随笔记者。因志原委于右，不没其善，且备异日修志者之择焉，是为叙。

大清乾隆五十六年，岁次辛亥夏四月云州知州山左王凤文撰

云 龙 记 往

云龙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射善走者即为之，不相统属，无官职，亦无赋役，其地不知岁月，耕种皆视花鸟，梅花一开以纪年，野鹌花十二年一开以纪旬，竹花六十年一开以纪花甲，名杜鹃花为雇工，此花开则宜耕也。摆夷兴自阿苗，计其世，当东周之末。十一月梅花开贺新年，疑遵周正，及明初段保为长，始教人识字，如借贷书契，犹沿其旧，曰限至某花开时，或曰限至某鸟鸣时。

摆夷传

摆夷有一女，力举百钧，走射异常，年及二十不肯嫁，父母迫之，曰：惧生产，誓不婚。人曰：如此则尔绝矣。曰：曷来（华言：菩萨）之子安在？竟独处。又一男子不肯择妻，曰：祭弄（华言：畜牲）感欲有时，何为人而无耻也！人曰：尔何不以时应之？曰：我又安知其时乎？亦竟不娶。由是众称此人为固固（华言：光棍汉），名此女曰结妈（华言：独女）。一日，固固病死，结妈闻而往，及气绝抚之恸哭。父责之曰：非尔夫，何伤情若此？女曰：此男子世间岂易得哉！愿与同死。父誓曰：汝强不嫁而欲此人，不知耻乎？女含泪归，自是遂孕，期而生子。夷有诘予父为谁者？结妈含羞饮毒死，结身之父育其子，名曰阿苗，阿苗长，膂力走射如其母，夷众推为头人，各山头人皆来听命，非复前之酋长，仅率数家者矣。以今下坞村之鹅毛山为寨，鹅毛者，阿苗之讹也。先楚夷族无姓氏，莫辨伯叔，阿苗生四子，今以父名作姓，以别支派，长苗难、次苗丹、次苗委、苗跖四子俱善射善走，如其父。阿苗管山以来，夷类渐繁，虑其散居难治，令四子分理其地，苗难至今下坞苗难坪，苗

丹至今苗丹村，苗委至今苗委村，苗跖至今苗寨村，寨即跖之讹，后人即所至以名其村也。四子分占江之上下，以布阿苗之德威，夷众咸服，称曰：四方天王。自夷宥头人以来，于斯为盛。阿苗歿，四子妒嫉，不相和，自弱其势，夷众不服，惟苗丹才力过人，能治诸夷服，胜于诸兄弟，此后遂为一带总统头人。是时，夷酋中有阿奔者，年十五、六，不受苗丹约束，据今下坞之牛山，日事劫掠，苗丹设计捕获，阿奔所掠夷女，呼其父母还之，用夷法责阿奔，刀背五十，没其货百信，阿奔几毙，回山不敢复出，而恨苗丹入骨，不敢言报，隐忍以俟。苗丹子五人，曰丹戛、丹梯、丹坞、丹邓、丹讲，亦令分治五处，今以村名丹戛、丹梯、丹坞者亦因人名其地，丹邓讹为汤邓也，丹讲讹为汤讲也。苗丹三姐慕伊曾祖母结妈之奇，亦不肯嫁，苗丹亦令分理，即今三七村，七者姐之讹也。阿奔受辱后，退据山寨，年渐长，力亦愈壮，时欲报仇不得间，后知苗丹老，五子散处，密约其党，生擒苗丹去，五子闻难，急奔至阿奔寨下，矢石如雨，五子痛愤，冒矢石上陡峻，同被伤死，夷人哀之，号曰：五方甸主，岁时致祭。五子中，惟丹戛有子戛登，时年十二，自父祖伯叔死，悲不自胜，持利刃将往杀阿奔，其姑母三姐泣止之曰：“家只有汝六尺孤矣，汝方今野蕘花一开，若不自保，以羊投虎，何益？汝速避其害，此仇我自图之。”戛登泣从，走于丛林中。（今丹戛有戛邓坡）三姐欲报父兄仇，遣人往阿奔寨，说之曰：阿苴（华言：姑娘）遣相恳几莫（华言：大哥），虽杀一家父子，然男与男仇，于女何以，管人（指父戛邓）来时有白螺一枚，（白螺，海螺也，伤刀之夷人以为宝）若肯赐阿苴，则情同亲兄妹矣。”阿奔与左右议，左右曰：

“女子见浅，慕儿莫来白螺者，欲嫁意也。”阿奔喜，对来使者曰：“白螺易得，阿直可欲嫁我乎？否则勿言。”使复命三姐，命复之曰：“阿直父兄尽丧，孤苦无依，愿嫁儿莫，但前誓不嫁，一旦相从，羞于对人，请订期自明夜私会，惟儿莫所欲。”阿奔家有妻妾，闻私会，甚喜，即出白螺付之，使者辞曰：“需儿莫去时亲授，乃见情意。”又云：“明夜潜踪，勿使人知，阿直无不如命。”阿奔益喜。使者归，左右谏曰：“仇人之家，不可潜往。”阿奔怒曰：“彼一女子，能出我手哉？勿多言。”次日，三姐召戛邓密语曰：“自我祖父世长众夷，未有今之惨毒，今夕当奔命报仇，尔好做人，继祖父业，勿念我也。”戛邓哭而去。日暮，阿奔果潜至，喜而入，三姐艳妆笑迎，阿奔益喜，三姐开大门，让阿奔先入室，三姐后锁其房门，阿奔入不得出，火旋起四面，三姐持刀守门，火尽，阿奔为灰，三姐亦头额焦烂，不敢远避，俟阿奔死，乃倒卧水沟中，须臾亦毙。次日，众酋长闻阿奔死，俱称快，遂徙其寮。戛邓悲三姐之死，每岁往沟边致祭，夷民亦祭之，沿今凡沟渠处皆祭之，号随沟神龙。戛邓年长，复为总酋之长，且有寿，人问其年，曰：“吾见竹花三开矣！”戛邓传十余世，皆为总酋长。至屏喇，威名愈盛，时值后汉诸葛丞相征孟获，自白岩败归，残兵数人迷路至此，值梅花初开，众夷拜贺新年，迷途之人语及汉人姓氏，屏喇效之，即以喇为姓，夷人亦各自取姓。屏喇传四、五世，至喇鸟，嗜酒色，夷有祝洞者，其妻美，杀而夺之，洞弟祝美，纠各酋，袭杀喇鸟，焚其居，尽杀其亲族，阿苗乃绝。

赞曰：天以阴阳生人物，物有气化，人亦有之，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非必形媾乃孕也。固固将死，结妈见而愉，愿与同生死者，倾心能使久固之纯阴感于将消之无阳而孕焉。其理愈微，其事亦奇矣！苗丹五子殉难，愚孝可哀，虽有智勇之女，孰与复仇？沟神之祭宜其遍境中以至今也。夏邓幼英挚且寿，惜不闻其治绩，若天留三姐以教之，岂必其终限于夷耶？惜哉！

阿 昌 传

祝美者，阿昌种也。喇乌灭，摆夷之种或死或逃，自此渐尽。惟阿昌、蒲蛮二种，亦各立酋长，不相属。阿昌中有僮作者，居今松牧村，号象山酋长，诸夷离散，惟象山独盛。一阿昌嫫而有子猛仰，因猎，误射毙人，僮作捕治，令以数羊赎罪。猛仰往求一老妇，愿粥身贸羊以赎父罪。妇曰：吾聊毛耳！（华言：寡妇）作作（华言：饮食）且难。猛仰曰：然则吾父休矣！乃痛哭，老妇怜之，亦泪下，送之出，则见门外数石皆化羊，妇喜，令仰驱以赎父。次日，羊自逸回故处，复化为石。（今地名石羊讲）僮作奇之，以女妻仰，抚为己子。仰长，力可倒牛，射中刀齿，夷众服之，威名日盛。猛仰传五、六世，至猛腊，有一女名奴六，牧山上戏作一塔，高七尺余，日久不倾，数年欹左，数年复欹右，推之终不倒，人皆奇之，明季建寺，名曰：《塔影复圆》，为八境之一。是时，蒲蛮有底弄者，长蛇山，与猛腊有隙，袭而杀之，灭尽其族，独奴六得脱，嫁夷民早姓。底弄势压诸酋，夺劫所蓄，众酋约攻不能敌。奴六嫁年余，底弄见其美，谋夺之，夜潜至早家，奴六孕已及产期矣，暗中

望见一虎入其门，骇疑不敢前，久之无所闻，乃排□直入劫奴六回，其夫逃，奴六至底弄寨，天已曙，临夕，隐利刃诱底弄刺之，衣厚，伤不透膜，得不死，奴六踰垣逃，底弄裹伤，乃持刀追之不及而返。奴六回与夫会，相避于深泽中，是夜，奴六生子，次日，底弄寻奴六夫妻不得，焚其居，夷人四处搜之，夫因妻产饥甚，出射禽，搜者得之，并获奴六，底弄恨甚，俱齧槩之。奴六被擒时，弃子空树腹中，此日，早姓之妹来探吉凶经过，畔闻啼声，知其为早家子也。抱归乳之，名曰早慨。慨稍长，知识异俗，问姑母曰：人皆有父母，我独无乎？姑母告以故，慨痛哭，当是时，慨年十二龄，力能缚虎，走可追禽，又能上直水，与人较弩射，悬海巴中其心，置刀中其刃，一日，见底弄过山岗，其子在后，慨持弩带刀斜行追之，出其不意杀其子，底弄闻声回与慨敌，走山林中，底弄追之，慨方惧其及也，遇一叟牵骡示慨曰：速骑去，否则及矣！慨乃跨而走，底弄见其骑，愈怒，愈追之，望之则远，及之不得，穷日力昏不得见，乃回。慨遇一老妇，问此何处？曰鹿山也，（在江头，隔蛇山六七里）汝宜速回，此时底弄諒投入村矣。言毕不见，慨喜，乃骑骡回，迅如风，夜未半，已抵家，方下足至地，骡化为石，慨拜之曰：天赐也。其石在丹翼，夷人至今祭之。慨不敢家居，出宿林中。次早，知底弄未回，约附近酋长，率众攻其寨，尽杀其家，并附近助恶家，焚其房，复率众邀底弄于吼汤坡（在今止干村界内），俟三日，底弄方回，战不利，斜走山脚，奔其寨，见寨毁家亡，仰天痛哭，口流血，刀弩落地，慨率众追及，残杀之，夷众悦服，咸推慨为众酋长，慨掘地得铁印，夷众亦畏服，以为天授。前此酋长任人

自立，至慨定以铁印券为凭，不得擅立，又定酋长以长子继后，又能揲蓍三十三根，几度以卜吉凶，夷人服其神明，呼为阿弥。阿弥者，华言天人也。寨立牛山（今下坞村），其雪山为马山，（今漕涧地）鹿山、鹅山（今浪宋等处）邓山、凤山（今赶山撒等处）各夷皆供服，听其择立酋长，岁贡物产为以常。慨传十余世，其地愈拓，其民愈众。金齿（今永昌府）樊国（今大理府）商人皆通，诸山未知开田，树木丛杂，多出芦子，夷人不识，商知而采之，多获利，客商益众。又四、五世，有早疆者，大理王段氏遣人抚之，疆降，受其诰命，岁有常贡，往来商贾，有流落为民者，教夷人开田亩，夷利喇鲁学得其式，此夷有田之始也。积岁累丰稔，自臣樊王，始知岁月，复以十二月为岁首。又传十余世，至早麻，有二子：曰奇、曰仰，麻命奇为后，分治鹿山（在浪宋诸村，今早牙村即仰所，仰讹牙也）。麻死，仰毒毙其兄而自袭，诸夷不服，然犹存四、五世，至褒，褒性情不理事，用客民李贯章、段保二人代治，二人往来六里办公，多获利，亦素不误公，褒夫妻待二人厚，夷人亦爱二人，褒以长女妻贯章，使分治蛇山（今旧州贯章村）以次女妻保，使之同居，不二年，保妻死，保欲辞归，褒哀留之，待之益厚，保感恩复治事，贯章欲谋早氏之职，与妻共携五岁儿省褒夫妻，外祖父母爱怜外孙特甚，其铁印素置卧室中，儿受其母嘱，见物则玩弄，寻得铁印不释手，其母伪夺之，哭不止，褒夫妻亦重此儿，听其持弄不复顾，转瞬失之，贯章故斥责其子，褒妻曰：一物耳，失则失矣，何为责我孙？褒懦亦不复言。贯章夫妇携儿去，保知之，劝褒杀贯章，褒妻骇然，反斥保，贯章得铁印，向白王（樊国王也）

承袭因害褒全家，置之死，而早氏灭。

赞曰：孟宗笋，王祥鱼，世艳传之。猛仰救父心切，石可化羊，均之孝格天也。奴六贞而烈，惜以产子殉夫难。然戏作之塔，名因不朽，与垂竹帛者何异？早慨甫孺子知询父母，知恸哭，知报仇，天性也。神复以石骡佑之，俾得雄长一方，传世三十，其以孝德天者独厚也。早褒昏庸，以贤奸并用而亡，天之所废，亦自取之矣！

段保世职传

段保，四川邛州威远县人，少随父流寓云龙，早褒时，与李贯章同佐理，贯章枭雄奸诈，夷人称曰神。保正直和厚，夷人号曰佛。早氏灭，保欲为复仇，而势不敌，贯章亦忌保，欲杀之。保实有数万金，借于各头目，自携余资回里。保去，贯章益横，戮早氏裔几尽，夷人寒心。当是时，值元末明初，海牙据云南，段氏据大理，保在途闻傅友德、沐英已破云南，移兵向大理，保乃返，招集夷兵四十余人，投沐英，随攻大理，大理破，即入云龙，贯章已为诸夷所灭，闻保至，迎而服之，保欲立早氏，后而无其人，夷众亦不许，乃治事，立寨蛇山，始有衣冠，用书记教人识字。雪山、鹿山、卯山、凤山及穷谷之夷皆来贡物，保令从征之士分理之，编各夷入册献之英，夷始通于汉。大理诸部，赋役数繁重，避而来者，日益众，乃大开田亩，遂科粮，英以闻于朝，明太祖敕赐保云龙土知州印，予世袭。先是保事褒时，夷众惊传，有戎装者，乘白马张黄盖，从者数十人过其境，褒异之，令保迎候，问所诣，其人马上鞠躬曰：朝新天

子，异日当与子共治此地也。言毕疾去如飞，倏忽不见，访之无踪，得职后，值明朝洪武十六年，普颜笃据佛（光）寨派、（叛，抄者误），傅友德檄调保征之，保率夷兵千人，与贼战于佛光寨，兵少却几为贼所获，忽见前所遇言朝天子者，率骑兵三百余人来救，贼不能当，保乘势追杀，擒普颜笃，剿平其寨。保感助兵者致谢，且问所居，其人曰：我在鸡足山。言毕而隐。保报功后，至鸡足山访，土人曰：此山有鸡足皇帝之神。保诣祭归，遂绘其象为云龙土主神，人有疾，禱则愈。至今土民祀之。二十六年保卒。三十年子海袭。海任时，田亩日开，客商日益，（众）夷不善算，利归客商，夷日困，或死或迁，客民众，而夷渐少矣；建文四年，海赉敕赴都朝贺。永乐十年，编夷民册，绘地理图献之，赐浩命，授奉训大夫，世袭土知州，封赠及父母，威名益盛。十六年，海卒，十九年，子享袭。海没时，享年少，夷民未服，袭三年，旋卒，子荣方襁褓，无理事者，宣德十年设流官，巡检司代理，能治民，不能治夷，夷多事劫掠，荣渐长，知识异人，延文士教读，地方始有书籍，二十一岁，荣始承袭。正统元年，以荣能治诸夷，颁赐土知州印，段氏复盛，十三年，荣卒，天顺八年，子铭袭，幼不能理事，巡检司有申文，必往土衙请印，铭母嫌请印者礼待烦琐，印交巡检收存，及铭长自理事，而巡检已易人，铭索印，巡检以前任交不计，铭劫夺去，巡检以抢印夺官申详，遂夺段氏世职，并裁巡检司。成化五年，设提举司，是时，夷民不服，各自散乱，虽土官褫职，而夷人仍听驱使，提举廉得其情，请仍复土官，及铭卒，二十年，铭子鸿始奉旨承

袭。弘治十七年，鸿卒，正德十年，子怀金袭，嘉靖三年，怀金卒。七年，子良弼袭，十五年良弼卒，子耀尚幼，弟文显本年袭，耀渐长，有谋杀叔父之心，文显亦忌耀，欲杀之，均未得行。耀素得民，虽未得袭，夷人待耀如文显，两处供役，亦称耀为主，礼节如前。三十五年，文显卒，耀率僮仆五百余人，抄其家，尽杀其妻子，文显含目段早邦，预闻其谋，携文显幼子绶，夜渡江潜逃。耀以杀胞叔家属并劫掠民间，提举司申报大史，檄各土司擒之，尽诛其党。赦耀，革世职土知州，降为定西岭巡检。耀至凤谷饮毒死。自段氏失职，夷民无统属，劫杀累累，当是时，粮赋已有定额，五井之人，多置田亩于江外，老罗哨一带，为野贼出没之场，道路梗塞，时熟不能收租，州人患之。四十年，早邦携绶自邓川州来五井，哭诉衿士头人，保求承袭，与众约，凡江外租谷倘有疏虞，愿代赔，如承袭后仍有盗贼，亦甘坐罪。五井人怜其诚，利其能弭盗，公恳提举详报，后得旨，绶复袭职。绶设立各哨防守，贼盗悉平。时蒲满居东山，（今蒲甸村）蒲贼双邈，迫于土役，纠蒲夷五十余人，将杀土官，夜渡江屯蛇山，绶传近头人精壮者二十余人，直破其

学，仍令嘉龙管理夷民。四十五年，段进忠、进义、进孝纠夷民杀土官嘉龙，其子彩告于各土司，擒之，解省枭示。天启元年，设学筑城于三七，流官知州周宪章，未及一年，移州治于雒马井，四年，彩承袭，后为沐国公杖毙。子德寿袭，我朝康熙三十八年，德寿卒，子元臣亦卒，侄元相袭。元相，嘉隆次子，绣孙也。

赞曰：义士不忘恩移之，即以作忠，段保不忍忘早氏，宜其得世职，而神且佑之也，子孙屡盛屡衰，朝廷因之设巡检、设提举，后又设流官知州，然历今四百余年，我朝微功必录，其宗派虽已降为庶民，其支尚袭老窝、六库两土千总，各沿地百余里，总其宗祖，长其夷民，孰非义士之遗泽哉！世之忘恩负义者，可以劝矣。

老窝土司：自土知州段保十四世至段德寿之子段元臣，于康熙三十五年袭职，元臣无嗣，以堂弟元相领道府厅州，遵照袭理旧州德寿职，元相胞弟元卿，移居老窝，奉州主张给委防范潞、兰两江野夷，捕缉贼盗，至乾隆十二年，因秤葛夷贼弄根扒等劫掠保山地方，元卿子维精奉 曷州主委牌遣率土练随护 总统岳谢擒剿夷贼，奋勇报效，招